

銘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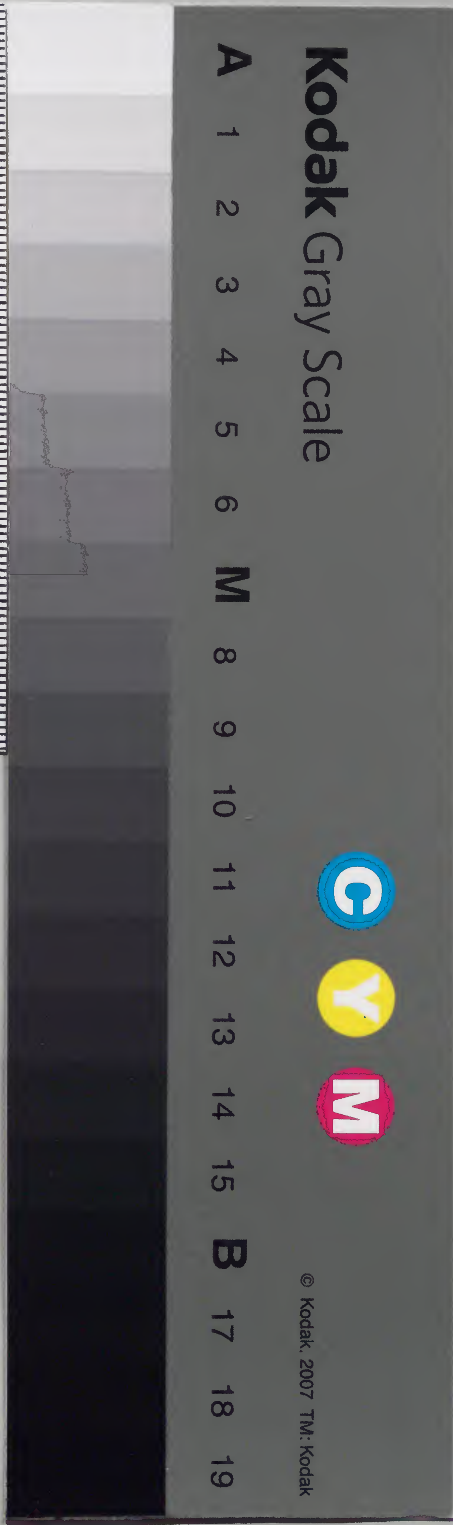
卷十六至卷十七

集選

庫文閣内		
一五函	三九	漢書類
一二架	二六三	

庫文閣内		
三六函	三九七	漢書類
二二架	二二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973
冊數	22	( 9 )
函號	367	131





銘林卷之十六

宮室

庵

蘇軾 谷庵銘

宋 蘇軾

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

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無物非獨無慮亦

無谷洞然神光照毫髮

東坡全集

夕庵銘

前人

與畫皆作霧散毛脉夜氣既歸肝膽是宅我銘夕庵

惟以照寂八萬四千忽然而一

同上

淺草文庫



蘇程庵銘 并引

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為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辯作庵寶林南程取之不為貪獲後到住者三獲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百千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獲亦在各適滿無雜壞 同上

遠遊庵銘 并序

前人

吳波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未者而不見其所未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

情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庵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後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為不自知歷九疑而過紫丘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食蛤蜊者必子也廢幾為我一笑而少苗乎



同上

無名庵銘 為居士劉乾作 宋 晁補之

無空名空在大覺中如海一漚無生滅同大千居空

漚體億一是中無庵名庵非實無庵何銘况庵中主

曰我不知芭蕉自喻有來時人亦不自知敲門試喚

睡裏揚眉 雜助集

晚黏庵銘 為陳元老作 前人

鴉鳴不鳴聞庵中人豈聞不聞聞不聞生不聞聞滅

黏不可晚無黏何晚離生滅本十方清頃 同上

黃庭堅

愛憎利欲膠著胃中欲晚此黏以道為工 山谷別集

王良翰行庵銘 前人

剪椽作庵駕以人肩利用行遠琴几後前衲子師之

行坐俱禪涉江東西浸湖南北視之庵也行遠有足

晁成使人用之日新創物之智艾王君申 同上

楊萬里

歐陽伯威名其居曰萬庵徵銘於誠齋野客楊某

乃銘之曰

言壁我居言遠彼廬我寓吾軀載離我梓載旅彼地

我寓吾里曾是里離曾是廬藜而子寓為曰人新生



控持滬壘于誰實真漢來秦去能幾寒暑茲不曰寓  
矧吾與若寄是垓垓胡蒂胡絡咨爾萬翁既儒厥身  
亦古厥風賈而未售侯誕爾味聃周禦冠可浚匪洙  
可詠匪亨執聖之樞宅彼回室瞻彼尼日後天其怵  
有萬有窮有居無終不在其後乃定乃宿乃蒙乃殺  
乃近乃玉弗勳則書其以久渝子獨忽諸 誠齋集

省菴銘

前人

西昌梁大用字器之篤志嗜學進未慙也命其讀  
書之室曰省菴來乞銘銘曰

人無鑑銅當鑑以身人無鑑身當鑑以心一善之萌

鬼神知之非鬼神之知吾心已知一不善之作海漚  
亦覺非海漚之覺吾心已作知之新行吾心吾朋作  
之斯絕吾心吾鏡孰鏡孰用省則勇而明亡鏡喪昧  
則繼而以省攻昧維聖作對以昧翳省摘埴觀井參  
省以日吾省以時參省以三吾省千之維聖無過維  
賢寡過欲寡未能吾其敢情 同上

鏡庵銘為明波主人仙師作

宋 陳造

有鏡易墜有明易昏不器之器輝華日新仙師所鑒  
非無非有明何從生壘何從受宴坐一庵照映今古



玉盤珠瑩霜空月午形謀而光不如匣藏彼過用之  
洞察毫芒大圓若缺大明若昧曰儒與釋異乎不異  
吾言贊矣師一笑領豈惟為師亦以自警

江湖長翁集

小菴銘

宋 釋居簡

菴以小名志其大也大而不可容故小之小之為  
用大矣至大至剛浩然之氣也充塞天地而莫測  
其際萬諸尋常而莫得其朕養之至也不然渙敷  
乎其大必乖離爭祀詭譎顛倒而無所不撓膠轄  
乎其小則促縮拘局窒礙窘束而無所不觸亂小  
大之宜而失諸尋常之中何自而知夫小而得夫

用哉故曰小之為用大矣為之銘授住菴人使由  
吾言而志其大銘曰

泉濺濺火始然或浮天或燎原匪微兮曷著焉

北齊文集

明白庵銘

并序

宋

釋洪覺範

余世緣深重夙習羈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  
交遊多譏訶之獨陳瑩中曰於道初不相妨譬如  
山川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余  
心知其戲然為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庵於臨川  
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瑩中聞之以偈見寄曰庵  
中不著毗耶坐亦許靈山問法人便謂世間憎愛



盡攢眉出社有誰賸於是堤岸輒決又復滾滾多  
言然竟坐此得罪出九死而僅生恨識不知微道  
不勝習乃收招魏理初心為之銘曰

雷蓬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  
水跡沙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如春雷霆  
背覺合壘如冬震驚萬機俱罷隨緣放曠尚無了知  
安有倒想永惟此息研味其旨一庵收身以時卧起  
語默不昧絲毫弗差蒙雜而著隨享于嘉古文品外  
默庵銘為劉司正光甫作金元好問  
時然後言真默者存理然後默至言之實予欲無言

惟聖人能餘皆數窮以默自懲有咏三尺而學嗜啜  
規以自藏物不我假智如挈餅靜如持城其中鏗鏘  
萬物震驚酒見於面病見於脉眼有否臧口無青白  
欲息子言當息子機一庵虛白天地同歸遺山集

耘庵銘

明宋濂

良卿丞陳謙益仲東甌人也嗜學弗倦慨然有志  
於事功陳翰林元達以飛白書其息止之室曰耘  
庵夫耘之為義耨治蕪穢之謂也種而能耘黍苗  
芄芄然興矣益仲其知自治者哉作耘庵銘銘曰  
伊人之情譬彼良田嘉種誕布黍苗芊綿耘籽不加



載燕載穢既茁而軋長莫之遂我田我耘我苗日豐  
有實共同迄于獲功記禮之家入以為真得與斯理  
失則罔効和其柔剛脩禮以耕陳義而種善道乃亨  
稱在講學去非存是合其所盛本仁以聚感之使堅  
播樂以安五者既至學功始完惟益仲氏孜孜好禮  
以私名室義或取此古訓洋洋觸類而通毋拘一曲  
滯而不融太史作銘勒於坐側上慎旃哉版之無忒  
宋學士集

散木菴銘

散木菴者鄱陽秦原仲先生之所居也先生之言

曰吾散才也世放棄而弗用雖用矣弗能久且顯  
也於是吾今亦已老而無可用矣亂離之後結屋  
以居山之美材莫能致也而所取者特樗櫟之散  
木不足以就繩墨而施采斲然而吾散材也則取  
散木以為居固其所也迺自為文以記之金華王  
穉聞而嘆之曰先生其有道者乎夫名造物之所  
忌也先生之才足以用世矣而自謂曰散才名之  
避也至其屋以散木而求以稱夫散才之號則其  
避名也甚矣非有道者能是乎遂從而為之銘銘  
曰



木散之也以為吾虛吾才之散厥宜斯居居之何如  
有安而無虞 王忠文公集

虛菴銘有序

明張元禎

虛君子至德也其義博遠吾南昌郡守姑蘇張侯  
汝振恒以虛名菴蓋能深喻乎此者侯嚴於自治  
達於政體著者察而微者慎大者急而小者捐一  
有執焉則此乎其不可撼嘗語予以為吾日用耐  
酢中殊無一毫偏主是以氏隱事變鐵志洞在吾  
目於乎侯之有得虛豈徒崇其名已哉然侯益不  
以是自滿而欲深詣乎虛之極境此尤可驗其虛

以謙者郡人張太史氏厚於侯而志相孚也因借  
為原其意而著之銘銘曰

天地虛萬物生萬物虛萬事成曷不觀諸馬圖數心  
虛中太極圈有何物誠以天下之理虛則神不虛則  
滯虛則明不虛則昧虛則能容不虛則不弘虛則無  
物無我不虛則不溥不公然此豈老所尚之無釋所  
了之空萬象實極為而實其未著萬理實具為而寂  
其未動夫人之所以鮮能者何哉由夫私有障即此  
虛以窒由夫私有繫即此虛以累由夫私有誘即此  
虛以化由夫私有溺即此虛以蔽惟知者則不然其



體此虛也橫此身於萬物納八荒於一閨其充此虛也內蠹消而城府廓其盡藜外侮寧而藩籬蕩其悉微其養此虛也晉楚之貴富幻之猶水面浮漚堯舜功烈空之猶劍頭一吷其靈則八憲獼猴彼此叫之皆應其明則萬燈輪藏表裡照之皆徹其有受則百川之赴歸虛古今不盈其能成則化工之造物夷夏棄截於乎虛夫其實天地之樞機萬化之權輿夫人皆患人之不實吾獨患吾之不虛夫虛則德盛不虛則德孤虛則聖益聖賢益賢不虛則狂益狂愚益愚於乎虛夫

東白文集

約菴銘

顧璘

正德庚辰之歲璘來京師太僕少卿周君見於舍曰吾竊幸予子來吾方有解於中未以語人請質之子始吾論學耻弗博也故統覽聖經汎涉群言多識廣思唯恐或漏作為文章既被雲滌囊山岳且而慙慙焉羞其鄙瑣今也多言而患支多誦而患馳苟有會焉兀兀終日而已始吾論才曰震奮為雄曠朗為特剝裁巨細弗見芬標者斯天下之通才也古人廣謀若平宏辯若誼吾甘執鞭其門今也覩沉黙淵密之士外木而中理勤簡而節周



有餘味矣。取今吾取其素也。味今吾取其薄也。居  
室今吾取其適體也。交際今吾取其不廢禮也。推  
之百物。靡不以約為尚。乃築菴稱約志。吾警焉。豈  
釋故即新。有游於道階乎。抑氣衰志頹。將委委自  
居。齟齬以苟終。乎物有自蔽。道有自疑。故目不視  
面。燭不輝。跋明所弗逮也。乃今願得承教於子。於  
是璘乃正容起。賀曰。善哉。先生之學。予所謂黜華  
擬實。舍凡而執要者也。按約之義。為省為求。為要  
均道本為是。故大饗之玄尊。大路之素。情省也。服  
之用。大帶射之用。拾束也。替數以籌張<sub>綱</sub>。要也。匪

省則華華則濫。質匪束則散。散則淫。志匪要則泛。  
泛則墮。功故君子之學。省為而後質。固束為而後  
志。莊要為而後功。為三者既脩。聖人之道具矣。然  
則先生之務約也。又何以加。諸璘不佞。無以復高  
明。願脩銘于菴。以相厥志。乃銘曰。  
道本一原。物始大朴。維皇建則。貴順惡鑿。澆風既澶。  
繁縟紛錯。士尚稱荒。靡所止託。君子孔憂。邈懷渾噩。  
爰究道真。統茲守約。内存必專。外動必確。豈無多方  
匪哉。攸學。  
顧東橋息園存稿

先菴菴銘

有序

徐階



大理丞石厓先生林公以其生先菊一日題其居  
曰先菊庵某公門下士習見公之操履竊謂公清  
節素心於菊不知所後先者乃誌其事而系以銘  
其辭曰  
翼彼庵斯三山之麓何以樹之煒燁其菊庵有主人  
林公夫子剛毅靜廉黃中通理公肯始生菊擢其英  
啼實命之菊弟子元公生寡合惟菊是友二十餘年  
以左以右既入於朝迹是遠而公心念菊寤寐見之  
曰菊與余氣味實類侷翠芳無使或愧乃董學政  
乃佐廷平擇言而言擇地而行衆所唯唯義則未可

褰裳去之若將浼我衆所斷斷義則固然奮袂趨之  
如渴赴泉清節素心金完玉耀公耶菊耶其德惟肖  
非清則辱非素則汙凡百君子式慎爾圖

范佩蘭鏡菴銘

相 陳衍

夜行得炬渙然體寧暗室電光百念倏清為是菴楸  
為是明生能生之明是境是心范子於是匣鏡而起  
寂照於廣莫窈冥以察乎天地萬物之情

大江集

橘菴銘

明 翁吉燭

我割橘菴以處非先天出非光處於橘菴未有橘菴  
有橘數株花不成花子不成子既有橘菴有屋三椽



雲結堂幙月印庭錢四山為幔滿畦若種橘花開時  
香與爐香爭獻佛前橘花成子紅與霞紅艷彩經箋  
非先曰橘中有四仙張榻而締奕緣相笑而飛歸于  
先天權依小品

但月菴銘

明李世熊

謝謏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吾屏其風但月而已因為銘曰

八卦之始萬物之垂其名曰易晝夜維新天生消滴  
江海下滄石人闕口樺苗比隣孤陽伏地田失四骨  
芄芄黃茂十百相承芟芟之免走而逡巡至幹無首

寅支生嬰三十一紀私掩厥腥二七偏舉獨火下蒸  
左藏黃白錫以嘉聲庚支初集

枕柳庵銘

宋蘇軾

東坡居士謫于儋耳無地可居偃息于枕柳林中  
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為方輿神所以遊執非吾居百柱負巖  
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嗚呼  
踐蛇魑魅出怒入娛習苦堂奧雜處童奴東坡居士  
雖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  
東坡非名岷岷非廬須髮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



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  
跨汗漫而遊鴻濛之都乎 東坡全集

甕庵銘

宋 王十朋

予目黃楊為甕庵因銘之曰

團團甕菴自天生植匪陶匪鎔匪塗匪飾百榦輪囷  
匪非斧斤萬葉敷披覆以瑠璃天牖玲瓏透日含風  
我非原憲物異名同濃陰酒綠春色盈深我非畢卓  
意自酣沉孰云此庵人不可往我以意游形骸曷預  
孰云此庵飛禽所巢此意彼形了不相散孰云此庵  
風燥雨濕我意潛住風雨莫及以形住菴如壘裏蔭

苟得其趣何所不堪此庵此意聊復爾耳孰非吾廬  
亦何必此 王梅溪文集

軒

澹軒銘

宋 蘇軾

以舩撐舩舩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  
色何不坐於澹軒之上出澹語以問澹叟則味自味  
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澹叟之不淡蓋將盡口眼之變  
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東坡

全集

密軒銘

宋 黃庭堅



事以密成語以泄教士大夫之生以口為戒

山谷別集

洪州武寧縣東軒銘

前人

溫陵呂晉夫為武寧縣其嚮勒足以御吏其俎豆足以和民以其身為綱以其僚為紀其有所急也民以為義其有所澗也民以為仁於其歲豐民間新作東軒以告豫章黃庭堅曰以此聽民非以勤民也予觀今之為吏訖三年則解體不治民亦厭之今呂侯不得代踰四歲矣而勤民如始至之日民亦安樂之唯恐其去也故銘以勸來者

呂侯為邦如匠規矩除治燕處不即歌舞於以近之

問民疾苦里無追昏抱孫買鉏吏無重糶其虎為鼠我班王春民在東皋于耜于鉤勸其作勞函其耘籽無慢于教役乃暇日于茅索綯桃李免矣松竹包矣知我氏稼雨澤時矣萬物芸芸自本自根於其並作我觀其復富貴遊雲荷文而逐呂侯燕處不棘其欲東軒高明有突有榮以納日月以陳鼓笙侯在東軒左經右律燕及其僚射侯酒食咨爾後來式鑿斯今無以立觴費氏寸陰

山谷文集

墨軒銘

前人

賢問墨說煙出松節不如北說即波旬說

同上



簡軒銘

宋 劉宰

余既為符伯壽作簡軒二字榜銅陵治事廳側因  
為之銘以致朋友切偲之義

亟之在邑位高而偈松竹之間吟哦自適崔子始之  
韓子紀之簡以名軒其尚以之律己以簡簡則易足  
豈其哆然以人從欲臨民以簡簡則民便豈其紛然  
傷和召怨常平之儲免役之征版籍推受戎為民正  
敬之戒之則固所愆居敬行簡雍之言然 漫塘文集

真清軒銘

宋 白玉蟾

虛心自潔勁節不渝與之俱化惟君子儒 玉蟾集

南軒銘 并叙

宋 釋契嵩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與山相去也不數百步倚  
軒而視草樹雲物秋毫不隱雨霽山光清發碧照  
枕簟夏之時景風飄飄不挹自來冬之時正抱大  
陽凌爍寒慘客有紆餘閑散無所用於世得終日  
俯仰於其間徃徃襟袍軒豁神氣浩然若外天地  
而獨立夫古之達觀者孰不貴得所適事苟可以  
正思慮使吉凶悔吝不害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為  
陋也陶淵明云嘯傲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非得  
所適邪南軒予客舍之後楹也咸師不以不肖館



之于此會事欲引去念□軒資之全愚以得所適  
雖主人以事役之猶且趨命况辱其以德義接之  
又豈可與南軒輕離銘曰

顧南軒伊何偃仰躊躇哉發彼美彼適我愚我與南  
軒相須 鍾泮文集

雲谷軒銘

末釋無文

谷以虛中而能受雲以無心而去留閱世遇物之  
道無易此也彼外立牆壁內存城府孰非雲谷之  
罪人哉軒中主人當作是觀也銘曰  
有竊者谷中虛而通虛而能應通而能容英英飛雲

周行太空從龍來蹄洩洩融融白衣蒼狗初無定蹤  
世變如雲頃刻不同瞻彼空谷伊刻而束我將去之  
與雲相從 無文印

友松軒銘 并序

元劉因

總帥史侯子明種松私第因以友松名其堂之軒  
友人涿郡盧慶道為請銘銘曰

執賦遠遊泰初為鄰執廣絕交麋鹿為群彼其薄世  
棲心物外世固未薄汝薄已大矧侯貴游於侯何負  
乃今翻然亦松與友植物之美象斯人賢象則與之  
而况其真寬裕樂易執求此心我將持松貴侯來今



凛乎風霜窺乎明堂彼實有之予竊敢忘 許修遺文

槐軒銘

元 戴良

沈剛用柔搗其宴私之室曰槐軒厲予為之銘銘  
曰

惟沈所廬于山之南有軒翼翼有槐潭潭沈曰其嗟  
來爾子孫沈心深慮聽我語言我築我軒爾居爾息  
曷視我槐以符爾德德以為根學以為枝根固枝蕃  
德貶學虧伊仁伊義爾操爾踐曰詩曰書乃厲乃勉  
譬之植槐土厚壤肥泉流雨露以溉以滋有不蒨茂  
時予未至月益歲增吐黃含翠毋折爾枝毋撥爾根

廢幾百年其陰滿軒三槐王生厥德靡競至於魏公

與槐俱盛爾遵我志用謹封植煥德于王必世乃食

會噲斯軒槐以為微匪三公是慕惟德之承 九壺山房集

睥睨軒銘

元 鄭濤

吳仲純先生名所居曰睥睨軒先生居京師為最  
久其推行碩學不為名詠不為利盡無入而不自  
得者古君子之遺焉余老友也重其所守如此乃  
為之銘銘曰

我粒而糲我衣而絰朝出而作夕休而來皆自我為  
夫孰使之曰王道然則惡我知世降朴散風移俗滋



豈惟古殊霸亦遠而有美純甫謙虛簡遠日用自然  
獨行自殘聲利多岐衆方勞勞道義之樂我獨翼翼  
視室如罄圖書藥石生意自春孰為我乃尚論其世  
粵有古今通之天人古今此心晬晬其風允也純父  
軒居孔安請從此取義門夾葉文

書帶軒銘

元 釋大訢

鄭同甫名其室為書帶軒取鄭康成居不其山有  
草如韃曰書帶云里人大訢為之銘曰  
通德之里聖學淵藪道之翁張乾綱坤紐大和薰蒸  
庶物蕃熙山有豐草溥露漑漑穆如清風沛然時雨

厥原訐訐化成郭魯克纘其緒子鄭同甫言擬其美  
於焉容與以來以綬萬卷有序稷執孔碩舜陶不臧  
爾維似之以昌而祖蒲室集

蒼雲軒銘

有序

明 宋濂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為高士之間學固未  
所以行之耳苟得賢君事之而行所志君子之所  
樂也况先武素知子陵哉子陵之不以隱為高也  
審矣其隱蓋有所為爾人之志意材量明者能燭  
之於事為之先子陵先武少相友善使先武能任  
人可為盡力子陵何所苦而不出既出而決去哉



蓋先武察祭自用其後宰輔多不以禮遜子陵預  
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舊之義此  
子陵所以為高也苟徒以隱為高孰不可為子陵  
哉子陵裔孫居餘姚者曰宗道取范文正公祠堂  
記蒼雲語名軒余恐其昧乎出處之義也告之故  
系以銘銘曰  
維士為學志大行于時孰肯樂隱屈而弗為卓哉子  
陵識時之幾幾不可以出甘耕釣以嬉此為百世之  
師苟時可行而口隱以救是棄其天而失時宜嗟吾  
子陵志豈在新爾宜則之勿執固以違視時推移如

雲在山何滯歛與施或不盈握或雨曰垂瘼于子道  
之歸 宋學士集

帝軒銘

前人

閩有大儒曰朱公喬年自以性偏於剛效西門氏  
佩韋以為警因號其齋曰韋靖江府伴讀陳伯武  
亦閩人也其景行先哲之志用韋名軒所以禮其  
身者勤矣漁懼其矯枉而過正也為之銘銘曰  
常之為義乃獸之皮可以束物枉戾而相違故其文  
上下為舛而中則從圍自非柔而熟之安能變生草  
而如暗古先君子佩之自隨蓋戒夫剛悻以自好根



慢而為非矯其過固不宜不力若別致於純柔純弱  
又必招削薄之譏嗚呼噫嘻大中之為物也微若神  
菁坦若九連何不洩洩于于澗步而長趨近則入善  
人之室遠則為聖賢之歸不亦揚志乎而陳氏之子  
問學得師木漸者必上外膏蓄者必有輝指柔人以  
作極纂前修之風徽予造銘而昭之竟不敢廢而以  
規同上

菊軒銘

前人

金華韓先生進之以昔年碩德為州里後進所矜  
式文章問學既不獲用於世乃寄情於鞠華東籬

之下環植之亡慮數十本蓋以鞠有正色與先生  
所稟正性相符故當風露高潔之時獨致其妍而  
非凡花艷卉之可同也漁田十餘年之老友也雖  
不能文為著鞠軒銘一首先生當與我刪之銘曰  
鞠有正色其中之德君子法之以無頗無僻鞠有落  
英新鞠其馨君子餐之期不爽厥真菊兮君子兮合  
為一兮終無成兮永為民則兮 同上

蓬軒銘

有亭

前人

新安胡君寧之作室城東隅旁隘中寬翼以欄楯  
而其制類舟指茅子肄業其間揚內翰剛中曰是



期以濟川者也宜名汝舟寧之之子英復構軒於  
前以蓬為宇蓬者舟之蔽也雍虞文靖公白野忠  
介公宣誠汪文節公咸為賦詩士辰兵變化為菑  
翳之墟英亦避地城北歧陽山及四海底寧英擇  
地山陽游造書室而軒亦繼完書云若考作室既  
底法頌子乃不肯堂矧肯構古亦有是言矣今若  
英者能承先志而弗墜可不謂賢乎哉為作蓬軒

銘銘曰

歛多大山下瞰平陸嶺接峯聯前奔後逐如瀛海內  
波濤起伏有美君子構室山麓因水取象揭以汝舟

切期濟川勗之進脩維舟之用視蓬為急藉以葦蒲  
紐以鞫簋障除風雨奠安社席豈無桂檣羲河之洲  
亦有欄橈載泛載浮匪蓬斯完厥用焉求文唱于前  
子和于後兵燹之餘聿新裝構寧事般造思學之懋  
學切伊何夙夜無警極夫顛連如涉大川晚彼墊溺  
升諸堂造誰無齋居乃名為舫以燕以娛以速官訪  
激戒或怠其志刊放斯堂暨軒閑言言有瑟有琴  
有典有墳春誦夏絃啓迪後昆凡厥弟子泳涵聖髓  
一葦杭之毋或中止大書軒楹銘者大史合上

通遠軒銘

明 王禕



太原史君名燕息之所曰逍遙軒或曰史君方以  
壯年俊才見用於世蓋幾於入而不出矣顧暇於  
逍遙乎是不然夫人不能不與物交者也雖與物  
交而能不累於物則為往而不逍遙然非古之達  
人不能以及此史君其殆達人矣乎於是予為即  
其名軒之意以為軒銘銘曰

繫古達人  
不與物殊  
處人間世  
恒與物俱  
雖俱於物  
而莫我紆  
凡物之交  
待之維虛  
逍遙以游  
游乎物初  
迨其久矣  
曷有曷無  
既休天均  
遂由道樞  
與道為一  
與天為徒  
彼昏不知  
同流合污  
身為物役  
營營而趨

自過其躬弗違底居曾是弗寤亦狂以愚達人維君  
是鑒是圖何以昭之我言不渝 王忠文公集

松琴軒銘

鄭幹

會稽高氏為郡大族世曾簪纓業紹箕裘今宗漸  
乃高氏之賢其政施于家而孝友之風行其德化  
於鄉而興讓之禮敦其勤赴于公而賦調之事集  
其惠及于衆而閭閻之俗安居梅峰之下不求聞  
達思欲簡靜以遂隱操于所居之外環樹以松當  
其沈思默坐天籟虛發與松合調恍焉若五音之  
相宜六律之相應洋洋乎泯泯乎大音也哉宗漸



于是時聞其和協思修其身以齊其家思柔其鄉  
以惠其民將增輝其先德而益有聞于時也乃名  
其亭曰松琴軒予與高氏世敦契好間因陳某徵  
銘于余乃製銘曰

倚與高氏渤海世曾朱紫蟬嫣枝葉暢茂君子之澤  
君子承之心樂其安高潔自持如松之貞歲寒有操  
如琴之和律呂是效琴以禁身正以勝邪其德有恒  
其新孔嘉剛不至厲柔不至弱不茹不吐和平孔樂  
乃莖乃廬環樹以松天籟虛發調和商宮齋心靜然  
冲融協和不假朱絲大音實多爰居爰處令聞令望

敬德日躋俗興仁讓乃和其心安以其身外周乎物  
內克乎神靜以觀德動以知性動靜之間慎守其正  
君子樂之思順其理我其銘之以誌其美

義門夾業文

養息軒銘為天台於先生作

明鄭棠

神全以清氣和以平惟息之調斯養若存適厥大中  
高明有融洞然夷曠和穆春風軒以居之琴以怡之  
樂其高年君子宜之爰寫德音以歌雅南我銘其間  
安靜以恬全上

容膝軒銘

前人



南陽之廬寧靜淡泊抱膝長吟不改其樂南窓寄傲  
庭柯怡顏仰共高風邈不可攀廣居匪泰容膝匪隘  
一榻之容遵養時晦書堆方子雲間之英方藝有聞  
來居于京爰構小軒言樹之萱景夫前哲奉親共間  
有琴有棋嘉賓之娛往觀其門長者之車翰墨遊藝  
瀟灑高緘玉屑玄談清風襟袂玉堂先仙文焰有輝  
取友斯人君子之居全上

醉經軒銘

前人

張御史邦達字其寓軒曰醉經有慕文中子事君  
篇之語末余銘乃演其旨銘諸右銘曰

在昔河汾学期經濟沉酣六經心焉如醉味其醇醲  
丘其糟粕融釋前言以開來學斟酌經旨授諸門人  
醞釀緒餘六合皆春三衢之間亦有才子醉經字軒  
屬厭經史耽嗜理趣玩味百家含嗽芳潤咀嚼英華  
出為時用民社攸寄薰陶漸染春風和氣身冠烏府  
垂紳珮玉雪簡風清不威而肅際遇隆平吐詞準經  
交暢旁達無之弗亨心乎經矣既醉既擇尚友昔人  
一醉千日全上

寧野軒銘有序

方孝孺

善為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



性而不鑿其天顯然無思類然無為推魯敦樸而  
不雜以偽故其民難搖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  
搔之以智巧而眩之以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淫之  
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媮民始紛紛沮  
侗乎下而禍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  
之時七八十翁未嘗識市井遊嬉戲如小兒狀  
余嘗思其言而嘆其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  
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輩間於治道猶發憤病之  
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  
化先天下之為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曹參行

之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不逮文帝也哉近代  
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寬事約有足取者故方其  
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重口不出毀  
訕之言而身不履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  
流風於緒紳間蓋兵革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  
乃得陳國君大焉陳君閔習俗之澆弊欲以身率  
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為寧失之於野可  
尚哉其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年而後風俗  
易化安知今之異於古哉復先王之盛殆必有在  
而君之名室焉知其非此歟不可以無述也乃為



之銘銘曰  
皇始尚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天文過為媿  
質甚為野以媿况野如鄭與雅大雅之音澹泊無華  
靡曼誇都乃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文則美以飾喪真  
為詖為詭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洽子萬邦民俗阜康  
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遺澤之傳  
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軒於戶甕牖  
其植果茲其蔭柳榆豈無藻繪乍而弗施惟野之尚  
愧不忍為非無財智亦有儀受愆乎不文惟野之慕  
蕩蕩流俗機詐日繁上下昏欺莫如其躋軒有嘉名

取則孔遠有來遊觀尚勸為善

遊志齋集

雙桂軒銘

有序

前人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某遊京師識太子正  
字四明桂公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  
無隱類漢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  
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既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  
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  
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  
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為必非偶然者某東歸天台  
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



以雙桂名軒余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  
仁者之教止殆此於斯邪不可無以識也為作銘  
銘曰

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有聲  
感孰不應胡執不通訾其夢夢盍觀桂公桂公孔仁  
言敦行敦二子甚文文則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  
人譽已彰天兆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合之  
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鬱敷  
二子之符歟哉不誣天亦可親日視于人肆其屈伸  
惟公植德二子將食益衍無匿爾衍爾昭爾公爾矣

復膺天休慈溪之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杖桑可薪  
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全上

咏詩軒銘

明 胡儼

詩言志兮歌以永織穠暄兮風雅泝大美玄酒味方  
淡鋪糟歌醜鼓唇吻冲襟無營泰宇清脞穢刊落哇  
淫寢黃鐘雍雍稼穡甘妙契精微發深省顧茲銘言  
聊自警 文翰類選大成

奠麟軒銘

明 周忱

素王作經麟感而至經以麟名哉道行世筆削之旨  
綱常繫焉淵乎要妙熟則得海譬彼食物割烹是事



熟則薦之乃得其味有美君子取譬若茲是熟是詞  
廣其飽之全上

陽休軒銘

明何喬新

御史中丞水新劉公宣撫楚南嘗謁襄王王大書  
陽休二字贈公俾編其慈休之軒且為記以發其  
義揚休見載記玉藻篇說者謂陽與揚同休與噓  
同言和氣接人如陽和之噓物也賢王書此贈公  
蓋狀公之德去大夫君子咸為賦詠以頌公德而  
予為之銘其詞曰

太和扶北塞乎西間吹之噓之萬彙以蕃繁人之生  
寔稟茲氣充養有道式完以粹和氣內實德容外形  
溫乎其恭湛乎其清於為中丞氣剛且大先哲是師  
善養罔害如春之溫如醴之醇如彼時雨潤澤生民  
我思古人維顏若愚深潛純粹於道廢乎在宋有程  
金聲玉色涵而充之渾然天德顏兮程兮百世之師  
是鑽是仰庶幾同歸保我天和消彼陰慝辟為盜兮  
斯為至德叔卯文集

槐軒銘有序

明李東陽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四明屠公於堂之南軒新闢  
北戶戶外抵堂榮之際僅足容武有一塊適生其



間緣戶而起其高出屋上可二三丈則布為繁柯  
覆為重陰方酷暑焮熾時南薰透微清入几格不  
知赤日之當午也公顧而樂之若恨相見之晚者  
乃名其軒曰槐軒賦以著志侍印鄆城侶公姑蘇  
吳公皆和之出以示諸御大夫和者日益衆屠公  
則以銘焉予予昔奉使南都禮部尚書金谿徐公  
時以學士掌翰林院事指所植三槐謂予曰此樹  
既枯而復茂意院中有當大用如宋王晉公所微  
者屬予隸晉軒二大字扁于楹際故公是詩及予  
而屠公見屬者亦以此也惟王氏以忠信仁厚饗

功名富貴之盛其祥在物蓋一家之兆也然猶足  
以侈文字傳久遠今茲槐所托顯于官署天下人  
材所萃集之地其於氣運殆將有微焉以此例彼  
宜亦有不得不傳者也且一物之微而顯晦出處  
繫於時者如此屠公感物用世觸類而取之則凡  
魁格博大之材樸茂敦實之器固將掄簡甄拔以  
為國家天下用彼山林草澤抱德而隱處者亦豈  
肯遺遠棄置使之有不過之歎哉由是觀之則公  
之名望勲業當不徒為一家兆也從而為之銘銘

曰



昔聞其三今見其一彼槐何知修異今昔昔在相門  
今在公署彼槐何心實同出處惟天生材氣運使然  
家運以百國運則千惟曹有銓若藪若淵彼材攸居  
視厥陶甄材具小大槐其大者若作棟梁此物誰舍  
或蔽若捐或顯若庸時哉時哉實維其逢公軒則嘉  
我銘弗工公名之傳與軒無窮

懷麓堂文後稿

舊雨軒銘

明 潘恩

龍浦之水襟帶邑城風氣攸止其地東南瀕海其  
象震離之交火木明生時有文人者出表名當世  
若上舍朱君邦憲蓋其一焉君侍御青岡先生之

子廳事東編爰有游息之軒君名之曰舊雨意以  
為恬冒先澤而繹思不忘者也今夫潤萬物者莫  
如水矣水澤普施莫如雨矣膏寸雲生瀰漫六合  
膏行而不滯在覆而無私何高何卑何榮何悴濯  
枝而生意昭蘇既霽而光華沃若朝曦射於東  
榮夕照留輝於西牖虹映彩於前楹莓苔族生  
階草增翠此雨軒之物候也霖霖灑於發春甘澍  
沛於長夏霽景舒於愁霖陰沍消於見規剝復交  
而天道變寒暑催而歲功成君子踐行夫四德志  
士績學於三餘雨軒之四時也乃若六籍咸萃百



代蘇遺丘素墳典之編虞夏商周之書諸子百家  
之言裨官野史之記羅列在茲觀科斗於壁藏雜  
魯奠於漆簡駢古色而霞宣炳遺文而玉韞兩軒  
之典故也時或賓朋蒞止扶禮脩容延三益而開  
徑肅問奇而啓麻縱浮白以吸波醒眩顏於對石  
辨猶賢於秋爽思親聖於襄琴兩軒之應剛也若  
夫子衿環侍壘壘居業寶尺璧於分陰焚蘭膏以  
絕暑訂同異於縹緗鈎玄微於鉛槧業就則青紫  
可拾器成而瑚璉斯貴兩軒之燕貽也世之崇堂  
峻宇麗而美者何限君子無庸取焉君丕承世業

素朴是敦休澤益隆芳聲彌振傳所稱保家之主  
君其有焉予為之銘以頌君德且以勗夫後之人  
其詞曰

彫鏤丹雘華屋是營世俗汰靡匪益身心倚歎柱史  
遺子以安書室構只苟合且完集義體仁華門圭竇  
君子所居曷云其陋賢哉文學聿脩厥紐乃蒞乃塗  
匪棘匪侈曷以臻茲日祗先德如彼梓材罔虧素質  
斯軒何有有圖有書牙籤顧提星燦虹舒維此世德  
我克承之維此經學我克弘之夙興夜寐敬業樂群  
若金受礪若泥在鈞法法舊雨膏澤其延源流深遠



百世不愆 笠江邊稿

一粟軒銘 有序

明 戴士琳

蘇長公赤壁賦云寄蜉蝣于天地渺蒼海于一粟  
此室在崇明何異太倉之稊米崇明在大瀛海中  
何異恒河之一沙若滄海僅同一粟此室不至小  
若一粟可容滄海此室不至大我惡知室之大于  
粟粟之大于海又惡知粟中有海海中有崇明崇  
明之有此室也姑以名吾軒為銘銘曰  
廣莫也吾以返乎丹府遠廬也吾以羅乎萬古一丸  
也吾以游乎仙都大壑也吾以收之一壺新其為游

方之外而造化以為徒 剡山堂稿



銘林卷之十六

Blank columns for inscriptions in Volume 16.

銘林卷之十七

宮室

亭

高祖沛泗水亭碑銘

漢班固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乾流裔  
襲唐末風寸天尺土無埃斯亭建號軍基維以沛公  
楊成斬蛇金精摧傷涉關陵郊條獲秦王愆門造勢  
斗壁納忠天期乘作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劉掄三秦  
靈威神佑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  
諸夏以康陳張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烈士封功



交火之德彌先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叙將十八  
贊述股肱休勛頭祚永永無疆國寧家安我君是升  
根生葉茂舊邑是仍於皇舊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  
萬年是興 古文苑  
永陽王齋後山亭銘 江總  
叢臺造日涵館連雲錦牆列績繡地成文吾王卓爾  
逸趣不群梅梁蕙閣桂棟蘭芬竹深蓋兩石暗迎暉  
激流疑疏構峰似削苔滑危磴藤攀聳樹影搖窓  
池光動暮月澄遙淑風清近壑雪岸難消花園易落  
高桐百尺垂楊五株開紫九畹結秀三珠山條紫的

水葉紅蕒抽芳繞雷接翠分衢亭謹旅鶴浦噪驚鳧  
前列牧馬後招郇伯諷誦楚詩精微沛易叢桂留賞  
散金匪惜不羨睢陽還嗤碣石馳聲終古服義無數

古文世編

唐亭銘 有序

唐元結

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  
西面在江口東望嵒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唐亭  
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疎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  
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  
松吹霜朔厭者寒日方者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



也厥猶變也余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  
功名之位貴得勞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  
始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元次山集

怡亭銘

怡亭裴鷟卜而亭之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美而  
銘之曰

嶂嶸怡亭磐礴江汀勢壓西塞氣涵東溟風雲自生  
日月所經叢木成帷羣山作屏顧余逃世於此忘形  
全唐文

劍州重陽亭銘

并序

唐李商隱

陪臣未嘗屢覩天子宮闕矧得舞殿陛下邪然下  
國伏地讀甲乙丙丁詔書亦有以識天子理意尺  
度毫釐不差毫撮於絕遠人意尤在不然者安得  
用江陵令使上水六千里挽大小虎牙灑瀕黃牛  
險以治普安□令既為侯講天子意三年大理田  
訟斷休市賈平楸戶屈膝落氏不識昏吏四方實  
頤來繫馬乘牛□樹層不生乃大鯪險道硯石見  
土其平可容考工車四軌建為南北亭以經勞踐  
又亭東山梯曰重陽以醉風日南北注貫若出平



郡無有噫□□三年民恐而去遮觀□□請留□  
□東山實在于下侯蔣氏名備文曰  
仁之為道陰磊英傑天簡其勞羨以事物為君之□  
□蔣是□撮取不窮如武有軍蔣之有世以仁為歸  
伯氏之宜仲氏之思厥弟承之繩而不紕以今為侯  
天子之德汝侯為理創有盈是君南臣北父坐子伏  
飲牛漚管田訟以直市正獄清謁歸告休朝雨滂滂  
濕其帽頭民樂以康願有顯庸侯作南亭北亭是雙  
至於東山乃三其功摧險為夷大石是扛亦既三年  
民走乞留伯氏南梁重弓二旁古有魯衛惟我之曹

惟仁之歸有世在下其據其超尾鬣焉馬惟蔣之融  
由唐雁傲惟芝亭銘得其羸且唐大中八年九月一  
日大學博士河內李商隱撰 樊南文集

擇勝亭銘

宋蘇軾

維古潁城因潁為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  
如滌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  
我欲即之為館為堂近水而構夏涼所裊遠水而築  
邈焉相望乃作新亭筵楹梁鑿枲交設合散巖常  
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  
除地布林可使杜蕢洗解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



可使逸少被袂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薺我茶  
亦膠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  
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眩而趨無翼而翔敬又改為  
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  
壺白為室無可為鄉神馬尻與孰為輪箱流行坎止  
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廢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  
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  
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新亭以砭世盲

東坡全集

顏樂亭銘

宋程顥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孝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  
古難其明有孔之過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  
萬世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奮止巷汙以榛  
井堙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共誰師門之嗣  
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  
井滌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臺載洛亭曰顏樂  
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  
顏后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  
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不忘

關幽亭銘

宋黃庭堅



從事於俗吏之軌何時得少閑幽事深雪壑坐哉此  
亭常先見曉則夙興於吏事之前為可得意老杜云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故名之山谷別集

鮮自源黃栴亭銘

前人

閩州城南天下稀有此金石句聞諸杜叟鮮子築屋  
與山相宿知味昔稀以自莫珍貴者欲得良貴名立  
非得非名至貴無級山谷文集

有翠亭銘

唐庚

山不遠人人自遠山見即為易有之為難隴上牧兒  
林間樵叟雖能得之而不可有貴戚買園寵侯賜宅

雖或有之而不可得惟我放浪與是有緣得而有之  
蒼翠滿前為亭北牖其高三椽目力所到閩山皆盡  
客來登亭勿嘆吾貧子如欲之為君分甘唐眉山全

曲肱亭銘

郝經

昔濂溪先生嘗使二程尋孔顏樂處與所樂者何  
事蓋孔顏之樂不在大蔬食水飲陋巷簞瓢也安  
時處順盡其在我毋意毋必與物俱化窮達得喪  
壽夭貴賤非我性分澹然相忘而其樂有不可量  
者所謂天下之至樂也往歲靖甫徵士魏君過保  
下以祥止王氏父子語余而余未之見也今年春



始得入燕祥止先生已倦去其子悼甫明敏純粹  
質而不華謙而有守與物無競於別墅築亭曰曲  
肱將以全天下之至樂殫聖賢之高躅故為引其  
端而縈之銘曰  
孰不為處處欲其中孰不為樂樂欲無窮彼不義之  
富貴詭名與偉功巍巍自意孜孜自雄王觀金宮胡  
為乎其中一時之樂侈然自肆覆巢之禍旋踵而至  
則其樂也豈能無窮伊亭中之高人方擇勝而棲神  
與時屈伸與道為鄰知時之不可以苟合乃道逸乎  
此身高卧曲肱不浼世塵徜徉後容室不求通從爾

御相盡爾王公不為伏鳳不為卧龍本無心于末世  
又何急於非態惟軒中之明月與席上之清風愉然  
而往愉然而來曾不知其幾何過耳目如膝擊肘則  
生柳首則飛蓬其神也矯矯其樂也融融飲水而眠  
日自生東乾坤一亭樂在其中命邪天邪竟莫能窮  
陵川集

輟然亭銘

馬祖常

維茲世人時化物遷雜沓紛至攻于吾前吾乃慮之  
而一輟然其輟者何不吳不教不震不譁順受維嘉  
豈嘻咲之□者耶

馬石田文集



瞻松亭銘

明 高啓

范文正公書院有公手植二松在焉十世孫孟奎  
作亭其旁名曰瞻松以識追慕之急微啓為之銘  
曰  
蔚彼二松魏公所植閱歲之多於堂之側維昔魏公  
天資挺生好是正直為邦之棟其節桓桓如松新固  
讒夫詆攻不改其度出入勤勞既懋乃切本鉅支繁  
庇于無窮凡知慕公百世之士躬承其遺矧爾孫子  
霜淒露滿油然其思孰謂公遠或瞻在茲爾瞻伊何  
朝夕左右視公之榮知德之厚匪徒瞻之維以象之

從公之休廢幾永而

危 蘇 泉

井井亭銘

明 李東陽

蘇之天平山白雲泉世傳為吳中第一水山半有  
井味極清冽蓋其支派也井舊有亭歲既久亭井  
俱廢弘治庚申封翰林編修吳君仲恒命工治井  
且伐石為亭於是過者游者渴可飲倦可憩皆饗  
君之利不厭也南京工部侍郎徐公肅名其亭曰  
井井君既卒葬于山麓其子編修一鵬請予銘刻  
之亭中銘曰

有山出雲為雨于天其在地者則為井泉鑿而泓之



于山之根不泮而雜不淤而渾仰涵星辰俯鑑毫髮  
維食與飲用之不竭有闡護之有亭覆之維名隆隆  
井貫爰之歲久泉埋亭亦云侈有惠封君曰是在我  
浚深發洪否極終通上為旣懷外廓中空滌煩抹矚  
仁者之功凡厥往來載器載輶既庇其陰亦酌其潤  
錫名孔嘉蓋取諸井君之去矣逝者如斯郡守之助  
鄉人之思有子斯才澤道以施為江為河奚井之為  
維家有堂維國有楨為棟為梁矧惟彼亭來者勗者  
視我茲銘 懷麓堂文後稿

井井亭銘為吳南夫太常作

明 王鏊

有冽者井天平之隄一脈逕通白雲之泉不涸不盈  
淵淪甘寒始誰鑿之以資汲者藝者松者東西行者  
其汲纍纍其來溶溶不費不窮封君之功 王鏊公集

井井亭銘

明 陸深

夫利成於人而功配西儀者井是也且霖雨之潤  
雖洪或無及於亢夏江河之沒雖博或不救於涸  
寒井別有恒焉有恒之道小而可大通而可遠配  
厥西儀孰曰不宜哉吳郡之西天平山之麓有井  
焉汲自白雲泉甘冽紂深故封徧修吳公之所鑿



也復亭其上以休役者榜曰井井人實忠之陸深  
銘其旁曰  
天平收我靈泉所畜有亭翼翼臨於其麓爰覆厥井  
虛體淵光濟彼二儀煥蒸甘涼伊其有傲自兵太史  
惟太史公厥德首是澤流生人實恒實宏太史莫作  
永觀厥成倦者來休渴者來飲注瓶挹鬻滄髓烹飪  
朝井而西暮井而東衆享其利莫知其功功之不知  
厥功之崇我饒新銘庶永茲道式豐爾源勿以滌告  
儼山文集

丁氏半山亭銘

明 李東陽

潛川丁君繼仁隱士也作亭于銅山之半名曰半  
山亭其子鴻臚序班銜乞予銘諸石縣之近區若  
槽山之奸雄治父之神性龍湫之虛幻皆君子所  
不談麟山之風致亦未足深論彼半山者王荆公  
之故名也荆公爭謝公墩詩議者謂其習氣所發  
使其有知未必忘情於地下予為君識之以貽其  
後人使知茲亭為丁氏故物君之心非有所競而  
人亦莫得而競也銘曰  
廬之潛川有山曰銅有亭厥中作者丁翁雙鳧夾飛  
層簷闕空絕平度均不下以上吐吞嵐霧凌濤蒼萃



俯臨平豁仰抗高爽群奇羅列萬象森胡連山逶迤  
如屏如牆長江重湖溼溼茫茫喬林長堤曲澗方塘  
晨暉夕陰往來共旁西望槽山魏武所駐姦雄一顧  
乾剗坤據金卯訖籙旋為典午河山猶在恍仰千古  
歐冶遺山鳴金既躍張千雷那光彩淪落幻術莫究  
九原不作僧有伏虎龍湫是於龍亡虎逝此事長吁  
亦有龍眠麟山故蹟丹青窈眇千載泉石山峙川流  
歲月若奔蹄視吾山吾亭固存我居我游我燕我殮  
終我齒髮貽我子孫昔有半山粵惟安石讌墩王寺  
名同代異我來君去誰主誰客平生英氣所過成敵

終為一跡誰失誰得今有半山若蹈陳迹彼豪有知  
此憾誰釋物各有主古人則云往者勿追來者有聞  
富貴難恃虛無莫陳不朽有圖惟德與文汝亭不歎  
汝山不磷我銘在茲垂千百春

懷麓堂文稿

獨對亭銘

明 李夢陽

獨對亭者白鹿洞書院亭也亭在書院東枕流橋  
北崖上朱子舊游處也其下則峻溪湍灘衝樅乃  
其崖下广而上磴陟亭西向適與五老峯對又崖  
間剗風泉雲壑字大如斗亦西向故曰獨對云獨  
對者前副使提學無錫邵公所名也詳見其所記



後十年而予來陟其亭夫獨之言孤也對者主賓也方吾之未來則所謂五老者固謂吾賓也及既來也陟亭而對之則吾非若主邪何也亭吾亭也夫亭不吾常一往而一來曰獨對何也大化流行而不停往者去之來者主之我既主之則雖謂為獨對不過矣自有茲峰也周匡氏濠嶽下老人唐李白氏李渤氏率皆來率對且皆曰獨然而邵公不與也其言曰仁者壽五老峰壽朱子仁是宜獨對方我為之主對固我也其往也不謂我獨也此其人高下之倫造詣淺深次第學術端邪之等不

於斯而占哉且匡氏嶽下老人吾不知其何人矣然而白也予知其文也渤也予知其節也夫二者猶不得獨與峯對然則來主是亭者蓋亦思所以獨對者已矣予無似追肯後邵公講道許下今世餘年矣不謂繼官而同地均業共職有茲來也自顧品下詣淺志難端而履弗力於亭今即主也然逆知來者不與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顧及茲勉焉以副許下之盟乃為亭銘銘曰  
巖巖五峯若翔若翬當其東南我亭對之惟混沌初磅礴賦形彼得其峙我得其壘其壘其峙一元所為



曰靜曰壽仁者如斯於穆若洞嶺迴溪環桂松盤盤  
學官之基故逸樞衣四方攸歸弘本立教爰自考亭  
人遐跡存崖刻熒熒如日如星邵子爰構獨對斯峯  
於微紫陽孰並而當淙淙者澗有源有泉不有哲氏  
時開我先五峯叢叢永斯在斯跡殊理同哲其戎師  
作銘于亭來者式思

空同集

六合亭銘

前人

仰觀俯察八荒在茲處高見大登之自昇來者敬聽  
勿遠勿疑

同上

育德亭銘

明

顧璘

泉決于汗乃釋其蒙胡斯人斯抱閤以終

顧東槁息園存稿

夷白亭銘

明

李維楨

道胡不容胡粉而封往來憧憧成規成矩若龍若虎  
似子似父大儒小儒發冢解襦競取口珠以隸相尊  
連我者縉遠我者昏堅則毀矣銳則挫矣蓋緣督矣  
於蟻弁知於羊弁意於臭弁計應而不藏不迎不將  
勝物不傷瞻彼閤者炊粟野馬達于上下無知無欲  
微志之勃朝微見獨十仞之臺衆間縣開天門蕩哉  
肥有重閤以發天光止止吉祥忘年忘義何徑何術  
無竟是寄樹吟梧暝生以彼靈請事斯亭

大沁山房集



香亭銘

明 翁吉鴻

鱸魚有香香在庭外滿岫松杉綠綠花檜相與夢于  
 其際逐使鬼吟以冊冊開牕竹影之淋漓中復有矯  
 杏修安而遲遲當面紫帽出于夾嵐之肩是其亭也  
 腰山却峭勢如雙龍之校以轉態似孤鶴之舉以垂  
 飲雨而花能淒雲而土饑一望出于天畔復吸吐于  
 海酒草錦可以鋪綠茵荔華可以扶朱絲以天地為  
 烹鱸鼎以江海為烹鱸鱸以日月為奠鱸之火以雲  
 霧為酌鱸之危錢彭壽而奠石四老隱而茹芝捺胸  
 指手海頰唾玉箸于峯頤忽而決燈從海上起冉冉

孤亭瑩世曰渙燈石即曰虎眼虎眼渙燈可為鱸香

亭中之夢馳勿疑勿疑癡癡癡癡風嘯月得天真帝

治皇玉御相僅當仙兒推儀小品

原心亭銘

陶望齡

混儀未構靈府為宅天游邈矣汗漫奚適無上誰君  
 匪來孰客作聖曰睿厥官惟思秉禮斯制體道云微  
 人之不極心是用達不風而波無經而駛睫未及動  
 再撫千里熾之欲燎凝之欲冰晷不暇移寒暑候更  
 小夫捷巧辨士華言沿之泗之孰知其源虛之適實  
 合之遂剖形馳影繁誰執其咎伊何原心心無原所



以名斯亭于為託處

歐庵集

原心亭銘

萬曆己丑閏六月

明

莫竑

修撰

人總三才厥資也深旁魄變幻皆若于心已絡乾符  
萬形攸始索籥人倫百工咸紀游泳怡淡合休渾區  
乃卷乃舒與羣有俱虛而不竭動乃愈出方寸為壺  
陶冶鉅曲誰持道荃以窺妙門生令壘滓澆我靈根  
名欲都捐性真斯怡曾參以濯顏氏殆庶一無能享  
萬應常閒靜也如蟄運之若環莫知其御不見厥朕  
獨天與游心乃可盡賡幾觀妙敬為作銘朝願夕思  
其於茲亭

皇明雜錄

原心亭銘

錄

董其昌

三方未分渾淪一氣氣本靈虛陶敦天地天地有心  
惟人攸寄圓顛方趾含陰抱陽中有主者巍巍堂堂  
經緯萬行綱紀五常人各有心心無形相焦火凝冰  
瞶膜蔽障非心本初如鏡現相像本不有鑑常自空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虛非固覺應不失宗以靜為心  
心不厲靜喜怒哀樂寂於真性極焉牢核彌增蹀競  
以動為心動即厲情欲也無涯聲色縱橫隨波逐浪  
醉死夢生是以學人識心為要既識真心觸機是道  
糟粕非羸神化非妙何以識之心有靜時靜而忽應



不及思惟未發氣象於此可知既已知之存發者蔡  
活潑潑地常惺惺法習而安焉先登捨筏亭揭原心  
至教是存銘以志警丹書竝尊容臺集

原心亭銘萬曆己丑閣試明黃輝編脩

天則有日人則有心麗昧何始厥有光明物即無著  
體即無涵照微重淵鑑若為厚昭哉嘉命握我赤符  
神不舍力嘿與天謀孰蓋孰函鼎足方寸出入惟機  
鮮克有慎莫蠢匪靈介爾希微如彼博道二乘易麗  
安兮若止良兮若背泰字言言亦莫我沫茲兮此亭  
圖書是鄰古人往兮乃心則存心如皎日曠無宇宙

孰為先得願予多疚灼彼陽葵傾誠棄宅莫敢莫沃  
自靖則那不朽難獲日彼以月我之懷矣曷惟其悅  
誰謂河廣不有机只誰謂岱宗不有策只願言永肩  
毋忝此生亭哉亭哉予心是銘皇明館課

原心亭銘明黃道周

全篇闕 石齋行業

就亭銘并序明錢謙益

愚山子分司臨江亭于廳事之側以登高聘望名  
曰就亭而自為之記東澗遺老讀而歎曰愚山子  
名亭之指我則知之今夫公解隙地餘步守丈革



糞焚楸地少天多閣山屏列滿江分流自下而上  
宛出壺中此亭之就于地也結竹四周柱榻撐榻  
疎簾紙惟不施丹堊琴園棋盤璋相應此亭之  
就於物也人史泐和兵氣遠屏瓦豁凹凸蒸為土  
膏風恬夜靜微聞謳歌此亭之就于人也豈惟是  
哉清江碧嶂橫豎鋪舒古廟殘烽參差夕照卷簾  
酌酒如在水杪我就江山江山亦就我也暖日發  
春蕭辰報秋好風自來月駕先駐良辰美景攢簇  
自覺刻我就風月風月亦就我也散帙命觴明燈染  
翰長吟而孤相引浩歌而清角發德音愔愔良士

瞿瞿我就賓朋賓朋亦就我也嗟夫人世之不相  
就者多矣天不下應地不上昇天地不相就也東  
海揚塵桑田橫流桑海不相就也人生其間役無  
涯之智逐有涯之生茫茫刻刻與日競走將安就  
乎愚山子澄觀遺照恬智交養就谷以養神就母  
以養氣廢幾古之端虛而勉一者韓子之記燕喜  
所謂智謀仁居將去是而羽儀天朝者憑欄一笑  
嗒然如孤雲奔星他又何足道哉愚山子曰有是  
哉請為吾銘銘曰  
臨閣皂之仙山笑班白之俗吏衣裳敝佩背負雲氣



我懷斯人室是遠而神馬所與述將從君飲就亭之  
酒而歌就亭之詩就亭之畫雲木紫紆塵衣鶴冠貌  
一老于其中使老鶴典容其尚亦知為予年癸卯三  
月望日東澗遺老錢謙益撰 有學集

鄆州樂郊陳漁臺下作幽素亭銘其石柱

宋 劉敞

茅為宇石為柱幽且素哉君子之處石為柱茅為宇  
安且固哉君子之度 公是集

館 屋

平樂館銘

漢 李尤

乃興平樂弘敞麗光層樓通閣禁闥洞房禁梁煇曜  
朱華飾璫騁武舒秘以六幽荒如榮普覆然後來王  
古文苑異

高安館銘

前人

巍巍高安明聖是修焜光麗館窻闥列周長除臨起  
樞檻相承聖朝明察同保休微 古詩類苑

茅山曲林館銘

梁 陶弘景

層嶺外峙邃宮內映仄亢旁通榮泉遠鏡尚德依仁  
祈生翔傘且天且地若凡若聖連堯比棟各謂知道  
參差經術跌宕辭藻孰曰曲林獨為初好掩跡韜功



守茲偕老 同上

環秀書屋銘 明 楊士奇

永豐馮氏世武昌名族詩書簪紱代不乏承自伯  
純甫始來永豐愛其山水之勝遂家焉有五大夫  
子皆明秀知學其第四子敏舉進士累官禮部儀  
制郎中陞給興知府將行以其家環秀書屋求余  
銘余在兩京以卿郡故馮氏父子素往還為銘之  
以永示其後人銘曰

吉有恩江六一故邦山明水清靈秀攸鍾允篤馮公  
始來自鄴相土建宅秩秩斯作其植林林其屋渠渠

有兄有弟有琴有書維兄與弟既翁且好琴以悅心  
書以進道蠹手九峯時出雲雨黜手龍潭亦出魴鯉  
環屋有田歲則恒秋處者樂志恬憺優優仕者行志  
曰予氏福民將予德式光新屋馮孫繩繩祗念爾初  
以承其居以嗣其書 東里文集

進脩書屋銘 明 張汝弼

君子之學慎厥內外內外克慎斯學之大其內伊何  
忠信是經其外伊何脩辭立誠忠信進德脩辭居業  
交互相成內外混合匪峻陟天匪深陟淵坦坦夷途  
明明在前勿為習移勿為欲窒迅發爾車毋愧斯室



宅舍

諸葛武侯宅銘

晉 習鑿齒

達人作振此類風彫薄蔚采編閑唯豐義範蒼生  
道格時雄自昔爰止於烏盤桓躬耕西畝永嘯東巖  
迹逸中林神凝叢端罔窺其奧誰測斯歡堂堂偉也  
婉翮揚朝傾巖搜寶高羅九霄慶雲集矣鸞駕亦格  
諸葛丞相集

丹崖翁宅銘

并序

唐 元結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有唐節者曾為瀧

水令去官家於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  
之異昔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之作銘

曰

瀧山未盡瀧水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礧礧丹崖  
其下誰家門前斷舟籬上釣車不知幾峰為其四墻  
竹幽石磴泉飛戶中怪石臨澗礧礧石顛何得石顛  
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  
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元次山集







